

《小鎮的燈塔——理想中的急診室》

林司敏

這是一篇半創作文，記著一些回憶，有一些是自己的，也有一些是別人的，寫著在某段時間內，我們曾經接近過理想的急診。

那一年，世紀病毒席捲全世界，台灣變成世界防疫的重鎮。

雖然疫情被圍堵在國門之外，防疫旅館之前；但恐懼的氣氛仍蔓延在大街小巷，醫護人員成為普羅大眾敬而遠之、畏而避之的拒絕往來戶。

防疫升級，作為旅遊勝地的小鎮，大街小巷顯得空蕩。

喜歡逛醫院的，因為害怕被傳染，另尋娛樂了；習慣來診要求住院的，現在把醫院當作鬼門禁地，默默地消失在常客名單之中。

就連慢性病患者，也開始戒菸、控制體重、控制飲食血壓、避免進到醫院。

小鎮上最小的醫院，原本因人手不足而承載著壓力，現在終於獲得了喘息。

在假日的夜晚，除了檢驗師仍埋首無止盡的病毒檢測之外，藥師與放射師終於能在自己的待命處鬆一口氣。

夜班裡，一位婆婆因身體不適進了急診。

抽血，血糖高得驚人，我依著醫囑替她注射了胰島素。

趁著空檔問起她的就醫情形。

她笑著說：「我也不太清楚，有家人回來就帶我看，家人沒回來，我也不知道怎麼掛號，今天很不舒服才硬撐著下山。」

那一刻，我有些心酸。醫療之外的遺漏，往往藏在生活裡。

我拿起衛教單，坐在她床邊，一條一條講解，畫出餐盤比例圖。

婆婆聽得很專心，不時問：「那地瓜算飯嗎？那粥可以嗎？」

她拿筆記錄，輕聲念著。十五分鐘，沒人催促，也沒人打斷。

衛教結束時，她微笑著說：「其實不難，我回去就開始照做。」

那一刻，我明白：急診的光，不一定耀眼，有時只是在夜晚照到月亮沒照到的地方。

不久，一位年輕女孩被朋友們攙扶到門口。

她呼吸急促、臉色發白、手腳冰冷。

引導入內後，醫師診斷為過度換氣，我引導她吸氣、吐氣。

外頭騷動。十幾個朋友擠在門口，大聲問：「她怎樣了？可以進去嗎？」

掛號台同事上前說明，若要入內需自費檢測新冠。

走廊瞬間安靜。幾秒後，他們對望，便一個接一個離開。

少了人群，女孩情緒逐漸地平復下來，在針劑的效用下，緩緩地睡去。
我替她蓋好毯子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沒關係，現在看清也不遲。會來的人，才是真正在乎妳的。」

深夜，一位街友一瘸一拐地走進來。
腳腫得像球，痛得直冒冷汗。說到鎮上的大醫院人很多，想要掛號但沒有人有空招呼他。
醫師開了止痛藥，我遞水給他：「先吃點東西，胃比較不會痛。」
他怯怯地笑：「我今天還沒吃飯。」

我愣了一下，對同事說：「我的便當還沒吃，幫我熱了給他吧。」
把溫水放在他手邊。
那是一個普通的雞腿便當，他小心翼翼地連聲道謝。
吃完後，他說：「我已經兩天沒吃熱的了。」

那句話讓空氣都靜了。
理想的急診，也許不只是治病，更是讓人重新被當作「人」對待。

夜裡的警報聲格外刺耳。
一名年輕男子因車禍被推進來，滿身的血與砂石。
醫師快速診斷下醫囑，護理師分工配合。
插管接呼吸器、兩支胸管、中心靜脈導管、點滴幫浦……每一根管路都在與死神拔河。

血袋接上，急救藥液注入，監視器的聲音逐漸穩定。
沒有人歡呼，只深吸一口氣。
我們知道，戰鬥還沒結束。
聯絡救護車、準備轉院、交接資料，一切默契進行。

當病人被推上救護車時，我望著那滿身管路的身體，心裡默念：「撐住啊。」
理想的急診，不是沒有死亡，而是從不放棄。

病人轉出後，我們立刻收拾戰場。
血跡、紗布、使用過的器械……每個角落都要清乾淨。
下一輛救護車，隨時可能抵達。

我收拾病床消毒器械時，餘光瞥見最裡側那張病床。
那位血糖過高的婆婆還坐在那裡。
我走上前問：「婆婆，怎麼還沒回去？好些了嗎？」

她笑著說：「我早就好多了，本來想走，但不知道怎麼辦出院。看到你們那麼忙，又有重症病人，我想，等你們忙完再說吧。」

她的語氣平靜，眼神裡有體諒。
在急診裡，人們總匆忙，而她選擇了等待。
那是一種沒有被要求的溫柔。

我幫她辦理出院。
她拿著寫滿筆記的衛教單，笑著說：「你們真的很忙，還這麼細心。」
我看著她慢慢走出急診室，那背影在燈光下特別安穩。

或許，理想的急診，就是這樣的樣子。
在醫療的戰場裡，仍有人願意理解與等待。
那份體諒，像一盞小燈，照亮我們疲憊的夜。

理想的急診，其實離我們不遠。
小小的急診，雖然不是小鎮最大的醫院，但點著燈，總能吸引著沒被日月光芒守護著的人們。
我們都想幫助有需要的人。
「需要」的定義有很多：生命的、身體的、心理的、社會的。
我們不對他人的需要否定，只希望它們是真實的。

那段日子結束後，世界又回到原本的樣子。
急診室再度人聲鼎沸、喧鬧混亂。
有人抱怨、有人催促、有人以為醫院永遠有空位、永遠能解決一切。

現在與那時，差了多少？
疫情讓我們被迫保持距離，但那段時間，反而讓許多心更靠近。
少了喧鬧與催促，我們多了時間去看見每一個病人的表情、去聽懂每一句細微的訴求。
那段期間，我見過太多疲憊、恐懼、孤單，但也看見更多勇氣、體諒與真誠。

只要有一道坎，能讓人在掛號前停下思考：
「掛急診，是我真的急，還是我只是懶？」
只要有一道牆，能讓親友在闖入前想一想：
「探病，是想幫忙，還是想湊熱鬧？」
只要有一扇門，能讓病患在要求住院前問自己：
「我是真的需要治療，還是只想求安心，或是只是不想家裡人照顧太辛苦所以來這邊養老？」

只有當使用急診資源的人，能夠真 No waste, No interference, No pressure,
我們急診人才能真的做到 Anyone, Anytime, Anywhere.